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蘇氏先生著似以爲宋壽脩手鈔有東節堂  
書於夢燈寺階當時名未久不與之往來所遇  
書籍者僅不不惜至值核覓以就互研樓頗  
有名於時今此書亦是伊不放物之寫也  
因後而寅秋九月吉日陽曆三日書此紫瑜

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魏敏果公事狀

公諱象樞字環極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行以武功顯授明威將軍隨代王之國大同家焉其子孫遷於蔚州數傳至公曾祖諱宦官祖諱九經考諱卿字新城主簿兩世並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妣李太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崇禎十五年膺鄉薦明年入京會試聞大父有疾不及試而歸流賦陷山西鄉士大夫多汚偽命公奉母匿山洞中以免我朝順治三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於。當。世。八。材。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故。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陳。尤本末瞭然。是。而。非。必。盡。意。乃。止。在刑科時上疏言督撫搜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隸太濫宜加裁汰報可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劾安徽巡撫王餗徇庇受賄事 詔降餗三級用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八年 世祖親政上疏言 聖政日新聰明日進啓沃之責端賴輔臣 聖躬宜慎起居不當輕出間有臨幸輔臣宜隨侍法從因事納規以盡保傅之責更請妙選儒臣置諸左右備顧問注起居報聞又因災變陳言語侵用事大臣益切下部院科道議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與諸大臣抗辨是非無少誣

在廷者多側目公獨大學士范文肅公心識之曰直哉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遇有構公者輒於衆中剖析之卒得白自文肅去位而公亦不能安其職矣時有司有以私徵坐罪者公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单造格眼冊注明人戶姓名糧銀欵目及蠲徵實數呈大吏覈驗印發開徵又請定藩司會計之法立內計上疏言官糾拾之例宜復雖失實不當反坐下部議著為令時言官吳拜吳達以言事得罪公疏言皇上以開言路爲心向來言有可行者未嘗不采其言

言有不可行者亦未嘗輕棄其人所以滿漢諸臣大作  
敢言之氣近日乃有一言不當問擬大辟者誠恐言路  
諸臣明知言者得罪不言者無罪以惴惴畏罪之心結  
成鬱鬱緘口之象亦言路之大可羞也夫人臣之罪莫  
大於懷偏私納賄賂若一言不當遽擬重辟何以處貪  
贓壞法挾怨報仇者臣謂失言之罪莫過溺職宜下吏  
部以考功之法處之貪贓壞法挾怨報仇是爲不法乃下  
刑部山司寇之法罪之如是則法紀當職業明矣詔  
下部知之因奏白順治四年糾拾被謫吏科給事中劉  
捷冤得首復職是年九卿科道會議總兵官任珍落

職怨望罪大學士陳名夏等漢官二十八人別爲一議  
章下所司科臣坐徇黨擬流有旨但予降罰留原任  
公供職如故明年大學士寧完我疏列陳名夏罪狀辭  
連公切公誤劾司官錢受祺擅委中軍部議降級名夏  
票改罰俸至是謂公與名夏子婦家牛射斗爲姻親名  
夏用是黨護及逮問公實不識牛斗遂免議旋有旨  
以名夏父子濟惡言官不先事奏發六科之長皆鐫秩  
一級降公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以母老  
歸乞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士馮文毅薦授貴州  
道監察御史滿歲晉四品京秩仍掌御史屢有陳奏請

申督撫互糾之令以懲貪姦。吏以善治停正月開征。  
以蘇民困修禮書以一風俗加俸祿以厚廉恥。下部議  
頗見施行。尋遷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四  
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郎。十二月轉左侍郎。  
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一確審價值。以清浮冒。一嚴  
覈關稅。以防侵漁。一慎用藩司。以清錢糧。聖祖然  
其言。十七年授左都御史。上疏言。國家之根本在百姓。  
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爲臣子厲名節。  
詔以其言宣示中外。公自初爲言官。即以進賢退不

肖。自任及後。再起益嚮。用自任亦益力。順治中。御史祁  
浴巡按四川。疏劾吳三桂驕橫。狀三桂奏辨。浴坐罪流  
盛京。及三桂反。公三疏白其冤。卒以原官召。嘉定知縣  
陸隴其治行第一。以盜案詐誤公復三疏薦之。仍起知  
靈壽縣會。詔舉博學鴻儒公以畢振、姬湯斌等五人。  
應先後所薦王天鑑、宋文運、高珩、達哈塔、蕭維豫、張沐  
于成龍等。並有名蹟。海內推爲知人。其掌都察時。劾鎮  
江知府劉鼎、絳州知州曹廷俞。貪酷罪奏。學道賢者勞  
之。辨邵嘉參劣者盧元培、程汝璞。詔用其言。或遷或  
斥。大凡之吏。肅然警動矣。會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

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以重關防。又陳學政六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下廷議並著爲令。明年春二月。內殿奏對畢。聖祖賜御書。又特書清慎勤三字。以賜。諭曰。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故以賜爾。頃之遷刑部尚書。公言臣忝任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辭新命。仍現所領職。冀得拾遺補闕。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其年七月。京師地震時。大學士索額圖。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廷臣莫戢。言公奏言。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憲綱。咎實在臣。願賜罷斥。聖祖立召見公。伏地流涕。言時政闕失。乃索額圖。明

珠挾私市權所致。乞重譴二人。以消天變。聖祖尋下詔切責諸臣。令勉圖省改。二人皆惕息十九年。仍授刑部尚書公。在職持守不撓。嘗言刑所以遏惡也。惡者。襄善者。遂矣。骯法以縱姦善者。奚勸焉。書曰。茲用不犯。於有司恃吾有不可犯之法耳。尋命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輔。還報稱旨。三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比行。命三入朝賜御書。塞松堂額及古北口詩一卷。寵其歸二十五年。卒於家。年七十一。自公密奏。索明二人罪。明年秋。索額圖致政。二十七年春。明珠亦爲僉都御史。所郭琇所劾去政府。至四十五年春。聖祖始

以公而對語 諭羣臣天下莫不頌

聖祖之明而

服公之蚤有以發之也。公平生好讀先儒書，其於義理之學鑽研不倦。與蘇門孫鍾元、二曲李中孚及湯陸諸公俱通書論。學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數十卷。居官廉餽遺無敢及門。其以薦起也，度在外無以自給，不欲出有李恒岳者。其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日得金一兩足矣。」恒岳曰：「然則吾能任之。」子果出而有濟於世。吾何愛焉！」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之憂者，恒岳力也。比歸老門庭，蕭然獨增書數百卷而已。公之卒也，賜祭葬如禮謚敏果。雍正八年入賢良。

貞節堂袁氏鈔

祠 告 聖祖勅諭寒松堂集午亭文編  
愬 國集陸清獻年譜望溪未刻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文襄  
公事狀

公諱之芳字鄴園其先真定棗強人徙濟南武定曾祖  
諱鮮祖諱登雲父諱才望三世俱贈光祿大夫吏部尚  
書公貌修偉美鬚髯自少落落有大志長益練習世故  
沉幾善謀遇大利害不震不撓明崇禎十五年舉鄉試  
入本朝順治四年成進士授金華推官決判如流會  
知縣缺官公剛日理府事桑日理縣事謝請託權豪強  
輯流亡雪冤獄御史按部當慮囚公不攜案牘口占獄  
情織悉畢具御史以是服其能方修賦役全書一以屬

公書成達部以卓異薦十一年入爲刑部廣東司主事遷山西司員外郎與脩大清律遷湖廣司郎中先是六部設啟心郎總理諸司班侍郎下至是官省不設而刑部案牘最繁無所統且冗不治尚書倚公才請令總理十四司如啓心郎十五年改廣西道監察御史時州縣額徵錢糧多委里戶收解即責令供應官府當之者家立破公切論其弊請立官收官解之法又言外省大吏輕委屬官巡歷州縣借名查勘陰肆侵漁宜行禁革俱下部議行十七年改掌陝西道巡按山西時方遣滿州曹官清核逋欠有司多悉索以待公移牒所屬毋許

貞節堂袁氏錄

苛歛及私通賄賂令下皆歛手奉法明年以停止巡按撤還康熙元年乞假歸明年入朝掌湖廣道五年春旗人以所占畿地多瘠下請易他地有旨遣官查勘公上言農功伊始不宜擾以官事報聞其年秋奉命巡視浙江鹽課到官三日集諸商立發引目省商人規例銀十餘萬兩劾商人汪仲琰等朋比作奸方按治仲琰走京師匿給事中汪之沫所公再疏劾之之沫坐免還掌河南道事八年聖祖旣親政公上疏請甄別督撫大吏其畧曰世祖皇帝賞罰至公其時督撫不敢恣睢自逞猶時加甄別處分故吏道肅清自順

治十八年後。遴用督撫。多恃奧援。賄賂滋章。貪贖無厭。上下相蒙。日甚一日。數年以來。並未有以貪縱獲重罪者。至乃粉飾功次。冒濫階級。副都御史捐銀千兩。即得侍郎。侍郎捐銀千兩。即得尚書。何一非取之百姓者。彼知有貪之利。無貪之害。何惮而不自恣乎。又言自順治十八年後。輔政大臣始自內直移居外署。各官所進本章。必待次日詳看。且進呈止有學士。而大學士顧反不與。甚非設官立法之初意。宜令大學士仍在內直詳看。本章。即日票擬。公同進呈。以杜任意更改之弊。俱報聞。下所司知之。又言勒限緝盜處分太重。有司往往諱盜。

貞節堂袁氏鈔

或誣良爲盜。宜酌復舊例。下部議行九年陞四品掌河南道。如故上疏論吏部考功條例日繁。外官參罰處分日甚。一日即以罰俸論。有莅任一二年。罰俸至十餘年者。俯仰無藉。勢必取之於民。故貪吏常多而不可禁。且例之所。在。不。問。賢。不。肖。而。但。繩。之。以。法。雖。廉。能。之。品。一遇細故。亦多詐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不。必。盡。賢徒。病。民。而。害。政。將。焉。用。之。况。例。繁。則。難。省。輕。重。之。閒。權歸胥吏。贊胥舞文。何所不至。宜照順治中舊例。其因公詿誤者。但令戴罪供職。考功新例槩令刪除。下所司知之。論大學士魏裔介以其子嘉蒙混得蔭下。吏部問狀。

以所劾有因議裔介削級罰俸 詔原之十一年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請寬罰俸處分尋奉 命之浙江勘杭常巡鹽二御史獄還遷吏部右侍郎十二年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其年冬吳三桂踞雲南反明年春飭所屬嚴海備疏請增設督提二標及諸鎮協營兵亡何耿精忠亦踞福州反三月報至亟與將軍圖喇會議令副都統吳中提督石調聲統滿漢兵一千中軍副將王廷梅統督標兵一千赴衢州扼仙霞常山兩路調金華嚴紹興嘉興湖五營兵二千三百赴衢協防其溫處及沿海諸要害飭諸將集重兵

爲備遂上疏請 勅江南滿漢兵集界上資聲援 調江西重兵守鈴山玉山以堵賊並請速發大兵剋期援勦 聖祖乃命都統賴塔爲平南將軍統兵至副都統喇哈達領江寧兵赴杭代圖喇公因請給官兵行糧馬匹設援勦三營申嚴軍令散家財募士五百以益兵五月與平南移駐衢州時僞將軍馬九玉曾養性等出仙霞關陷常山江山開化溫州總兵祖宏勲反應賊台嚴紹興金華諸屬縣土賊四起據城爲寇賊遂陷處州分兵寇徽州及江西諸州縣七月賊兵數萬犯衢州時大兵分路拒賊在衢州者僅三千餘人公與平南誓師水

亭門統諸將軍於陝西賊空壁出戰良久退入壁公揮兵疾攻之賊復開壁出礮聲震天矢石如雨或勸公少避公叱之曰我若貪生誰不惜死敢言退者斬督戰益力賊敗遁斬守備程龍以徇以其怯於戰也翼日進兵壓賊壘賊氣憚不敢出一夕拔寨遁時賊衆自處州犯金華副都統吳申連破之擒偽都督嚴標嚴州副將鮑虎破賊於壽昌復其城八月遣總兵李榮勦賊於金華斬首千餘級擒百五十人焚其木城副將鮑虎破賊五營復淳安總兵李榮破賊於義烏復其城進復東陽參將洪起元等破賊於樊江復噪諸暨衢州兵破賊於石

梁及大溝源陣斬三千人十一月賊自常山及清湖江  
山分衆向衢州連營三十里次於溝溪處州賊復自東  
南來會公遣總兵王廷梅叅將范應元等與滿兵分路  
逐賊大敗之追奔二十餘里陣斬萬餘人時賊復先後  
犯金華欲斷我兵餉道李榮等復累敗之賊大蹙降者  
踵繼榮嘗爲總兵失官公所舉以統援勦兵者也是歲  
奉命大將軍康親王至金華寧海將軍傅喇塔至台州  
分兵勦禦復龍游黃岩諸縣十四年二月破賊於衢南  
黃壇口李榮等進兵會副都統喇哈達復永康縉雲遂  
克處州四月復宣平破賊於龍游斬偽總兵繆國英五

月僞將軍馬九玉犯衢州會大雨我兵猝乘之破賊於前嶺追至南塘萬青嶺斬僞官數人八月馬九玉遣兵屯衢北元口山截我餉道我兵夜擊之焚其木城賊遁再敗之河西十五年三月將軍傅喇塔大破賊於溫州會養性遁副將武榮洪起元破賊於開化復其城時溫處餘賊未殄而馬九玉死守河西扼入閩要路別駐兵大谿山通餽餉公謂河西賊破則諸路瓦解閩可計日下欲從間道絕其餽顧以兵力不足請調江南防海兵以濟朝議不可八月康親王統兵至衢州公大喜曰賊平矣請於王夜發兵斷賊餉道破之大溪灘復江

山馬九玉則大懼棄營走公別遣兵徇常山絕其援于是平南與喇哈達李榮等進兵取仙霞關僞副將金應虎以其屬降遂入杉關康親王繼進臨行公啓曰王但飭諸軍勿虜掠即長驅入福州兵不血刃矣公仍駐衢州遣兵分勦餘賊復開化及常山亟疏請勅江南江西兵合勦諸逋賊九月復雲和松陽龍泉十月復玉山遂復景寧遂昌慶元及閩之松溪政和是月康親王抵福州耿精忠降時賊將曾養性祖宏勲俱就撫浙東諸州縣悉平而江西諸賊多險阻自固僞總兵馬鵠據德興白沙關尤桀驁公遣兵進勦焚木城六破柵十三禽鵠

斬之前後降僞官六十二百餘人衆至十六萬一初公在杭州與駐防將軍約爲兄弟及聞警語將軍曰時之安危視民心向背欲固民心者勿以兵病民可矣吾與將軍約倘有犯令者白將軍即按法治罪使知吾等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兵亦戢守則固戰則克誰能禦之將軍許諾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縛兵至治之百姓觀者悉歡躍舟次富陽一卒與賣菜傭競立鞭之嗣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方出兵時諸將或言資裝未辦即出數百金爲助前後支餉犒軍恤死傷者費不啻已而無所抵悉家財以償而家且破矣

其在軍與將軍及諸佐領推誠相結有事必合謀而后行有白事者雖小校以引至帳前俾得人盡其意戰罷數功罪行賞罰鮮不服者以故能成功一日與將軍坐一山從者纔十許人俄而山前人忽蟻集可一二千湧而上將軍色變公徐起前曰汝兵邪亦有所苦耶試言之衆跪而言曰吾等往日私通賊受吳耿兩家劄付觀成敗爲去就今公視吾等如骨肉吾安忍背公敢納劄付以自明願爲公奮死殺賊公曰汝能如是即忠義好男子也悉焚其劄付犒而遣之賊平論功加三級進兵部侍郎再加兵部尚書上疏請蠲被兵州縣錢糧畧言

金衢嚴處溫台諸處悉已恢復百萬生靈獲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資盡於拷掠田廬化爲邱墟未絕殘黎復遭疫癟臣椎國家討逆靖亂總爲急救生民今此鳩形鵠面之才遺皆異日辦賦輸糧之赤子若不及今延其喘息必至將來有土無人請將康熙十五六年一切錢糧概行蠲免仍照墾荒法分給牛種寬以三年之限照例起科以昭大信於天下疏四上得請又請幸復被兵州縣有司考成降黜者並軫恤死難諸臣陣亡將士下部議行十七年海賊朱天貴等入犯內地公飭諸將分兵防禦敗之廟嶺湖復敗之溫州進剿江西餘賊於

玉山子午口敗之復敗之八仙洞毀其巢十九年疏請練戰船與福建水師入海會勦尋敗賊於孝順洋斬二千餘人降僞官百八十人兵二千餘人先是民有陷賊來歸者爲建茅房二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以食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設粥食餓民凡五年全活無算河西賊退軍吏獲居人謂其從賊也請誅之公曰彼守土勿去良民也盡釋之我師復溫台處諸府旗將多掠平民爲奴婢公勸止之不能得乃倡僚屬募諸富人各捐金贖之至十八年春地震求言復上疏極論其事請勅諸將各還所掠爲廷議所格幾得罪二十年秋班師還

杭州。在軍九年。大小百四十餘戰。堅守。賊衝有進無退。  
卒成恢復功者。公本謀也。二十一年冬。召入爲兵部  
尚書。杭衢二州皆爲公立生祠。二十三年轉吏部尚書。  
乞休不許。叙前功。世襲拖沙喇哈番。時議停捐納人授  
官。公曰。若大信何。得已。二十六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  
吏部尚書。明年得旨致仕。三十三年冬十一月卒於  
家。年七十三。詔禮部議恤。遣官致祭。立碑墓道。謚文  
襄新城王。文簡嘗論公。謂忠勇智三公實兼之。安溪李  
文貢言。蒞浙江者。前有范觀公。後有李鄭園。士民至今  
稱之。鄭園之才。優於觀公。吾嘗試之。而信非以成敗論。

貞節堂袁氏鈔

也。李文襄公年譜。臺諫奏議。督師奏疏。金華徵獻略。  
榕村語錄。帶經堂集。滬園集。存研樓集。

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岷州守備曾祖諱希范官趙城縣丞祖諱敏父諱祖契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明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死公從父避兵南下寓衢州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公少端謹比長博通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五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士選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應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死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

元史修於明洪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華之義哉 朝  
順治元年二年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者宜令纂  
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事下所司大學士  
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院溫語久之秋 詔選翰林科

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大兵  
下滇蜀關中當孔道軍所過頑驕橫民多竄匿公隨方  
調遣過者悉歛手就約束於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  
立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  
兵餉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餉不可

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饑死獨能不變乎兵有變吾  
自任之即與兵約今興汝穀明年將補償若穀而若以  
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  
停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轄贛南二府李王廷者明舊  
將以所部萬人入雩都山爲寇公移書約降之會海寇  
鄭成功犯江寧陰通王廷公獲成功謀白巡撫斬之度  
玉廷且犯南安即移兵爲備王廷至却走之復請兵分  
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王廷就擒尋移疾歸里丁父憂  
服除謁夏峯孫徵君受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爲志學會  
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爲君

子小人無他喻義與喻利而已矣平天下之道無他以  
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而已矣故其在官無取於屬吏屬  
吏亦不敢取於民上官知其然其於公也亦無取焉又  
嘗論官無尊卑爲一官即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  
不過如此以是行於己亦以是勉於人視人如己視民  
事如家事獎善而遏惡損己以益下是故賢者信其心  
不肖者亦服從其教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都  
御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鏐俱以公應詔召試一  
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  
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直經筵

貞節堂藏氏錄

纂修 太宗 世祖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公爲  
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爲講官須  
於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閹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  
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  
勘是再荒也不如今有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  
災諱者過半給事中任辰旦議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  
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爲慮乎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

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然莫不敬而慎之。六月江寧巡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林。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寧巡撫瀕行諭以江蘇風俗奢華爾其潔已率屬加意化導俾革心易慮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其年冬抵蘇州會。聖祖南巡迎駕至江寧。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息非。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駕返送至江寧而

還于是草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胥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官使過者毋敢有括索所部肅然蘇松向苦賦重積久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于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征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量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被水公條列蠲賑事宜以聞借布政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俟詔下遣官遽行是年

米價大平。謂善民俗莫先於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工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上諭十六條。皆身在之禁婦女。毋游觀胥吏。倡優毋得衣乘帛斷坊刻姪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及借端煽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神橫而好姪。公取其像投諸湖。其祀遂絕。公自奉澹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八。

人貪酷罪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完格於部議。聖祖特破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清。民俗丕變。時大學士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前江寧巡撫余國柱爲戶部尚書。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屢以爲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京。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會皇太子出閣。或言輔導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年春。聖祖述下詔。以公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遮塞衢道。不得行。公以前論浮糧事。屈於廷議。因示諭有愛民之心。教民無術。語國柱與。

明珠謀聞於上謂公市恩既至充經筵講官並充太子講官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祖聞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

散將安之試問之公具言秦隋土崩禍更盛於列國時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閣臣召問九卿輿革事宜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使余國柱遽起往公曰公欲變此法俟國柱去戶部未晚也會詔求直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拾浮詞欺世盜名請

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國柱已爲大學士明珠內懼議與國柱等囚服待罪大學士王熙笑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矣公後至國柱以兩議告公曰彼應詔言事耳何罪且所言早諭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于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尚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國柱踵其後而與之語已而漢臣免議尋詔公與達哈塔少詹事耿介輔導皇太子公以疾辭國柱傳旨詰責並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董漢臣語公引咎乞加處分子是左都御史瑤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並疏劾公且追論公去蘇

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時耿介方以疾乞休介公所薦也于是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叔元勑介詐疾并劾公不當薦介而達哈塔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塔俱降級留任而獨聽介去公造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忌者意未已宣言 上將肄公旗下或勸公委曲諸公間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九月有疾 勅御醫就視改工部尚書凡卿有會議事公以入講不至復爲科道所劾部議降二級留任如

故十月疾少間屬有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於平時臨終戒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時時發現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於外終爲鄉原無益也卒年六十一  
聖祖遣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陝西江西江南諸大吏並采眾議請以公入名宦祠 報可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正所著洛書編潛庵文集行於世子四人溥濟沆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辯嘗論朱子之學流

而爲誦說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爲虛無其失也。蕩去短取長補偏救弊。要以躬行心得爲本。若乃黨同伐異。終日喧呶。自以爲閑道闢邪。不知其去道也。日遠。嗚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驚於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足於中。其仁於民物也誠。故其出也。上孚而下應。其服習於天德也熟。故歷夷險盡常。變灑然而不繫安。然而不遷古之所謂大人者。非公其誰與。昔曾大父侍講公嘗侍公几席。平生奉公爲師法。輯公遺書板行。南紹升讀公書。慕公久顧前輩所撰諸碑誌。頃未盡本末。爰次公遺言行采。其荦荦大者。

爲之狀如右。湯子遺書。遺書附錄。堯峯文鈔。西溟文鈔。望溪未刻稿史館雜錄。

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文端公事狀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於鄉明  
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  
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宏文院侍讀六年  
五月 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公於是上書曰  
臣荆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懨衷  
汗流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爲師數年  
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  
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

圖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到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  
天戒軫念民依虛已下詢采及葑菲此正微賤小臣圖  
報捐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碑竭愚衷惟 皇上  
留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  
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浚削民生或  
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  
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  
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弊愈甚日言  
轉恤而瘡痏不起日言招集言捐免而流亡滿目逋欠  
浸多近而畿甸遠而各省流離殞尾所在皆然邈厥由

來惟是官吏之割剝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  
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耀穀十室九空私  
汙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  
種種凌刻剥膚及髓一有不應即已顛頓呼號于撻撻  
敲朴之下而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  
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  
其不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徵則吏  
收其實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彊者  
斬木揭竿弱者折骸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嗚呼此固

。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  
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之。於。守。令。  
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  
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虧。民。之。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  
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  
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影。原。有。流。此。又。理。勢。之。  
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國。家。安。  
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  
省。民。命。舉。而。付。託。於。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  
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

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  
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  
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  
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  
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  
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  
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黃。綠。之。巧。  
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長。短。以。禮。節。之。厚。薄。爲。嚴。  
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  
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

肇興金饌玉莫宴朝歌恬烏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  
在此肇不過爲一時之利梯一已之貪欲而不知歛怨  
聚愁爲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膳狗務相  
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  
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而 皇上  
亦莫得洞悉其蠹國養姦橫虐殃民之實狀故此肇得  
以久竊威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願連莫告者  
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  
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汚不肖者立  
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

拘内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  
其人者 勅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  
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  
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  
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  
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日敝敝焉言計  
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振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  
毫無補於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  
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

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倣。九土之觀瞻予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日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此從來聖君賢臣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著爲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無變。亂之臣民。遵守無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也。戒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認襲陋。苟且因仍。不聞畧加整頓。去其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王言屢裏。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勤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墮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

堂屬相維使事無偏畸責無他委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爲推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痏默瞻顧而姦人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托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疎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詆爲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之人而誹笑之株擗之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已此識者所爲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感也伏乞 皇上立振頑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

貞節堂袁氏錄

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委爲擔當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爲本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數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惟是揣摩舉業以爲七科名機富貴之具絕不知讀書講學永

聖賢理道之歸卽號爲高明有志者又或汎濫於百家沉淪於二氏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于此時者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

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廷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

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掃應對以致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披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勅下地方官悉心諮詢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

常至不可遏其不至於橫濶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于先又有法制繩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衣娼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相推崇又安知王章之不可渝天叙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踰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源之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明

貞節堂袁氏鈔

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上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有踰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人心厚以幾於淳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於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矣蓋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諱諱於危微精一之戒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皇上

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生長深  
宮春秋方富誠宜選擇左石輔養 聖躬薰陶德性  
伏乞 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  
以師傳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閣  
時親便座從容閑燕講論道理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  
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母徒事講幄之虛文母  
徒應經筵之故事母以寒暑有輶母以晨夕有間至于  
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  
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于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  
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

貞節堂袁氏鈔

真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于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  
之以歷代之跡實體諸躬默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  
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緣衣虎賁亦擇其人士人  
佞倖不置於前艷色娃聲不御于側求聖之書擣而不  
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  
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  
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君志清明君身強固舉  
夫立政敷敎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  
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  
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

哉易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知  
章句凡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敢妄爲  
臆說以自干罔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  
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臣之  
心亦如是而已伏乞

皇上諒其朴愚恕其狂妄

俯賜色涵留神擇擇天下幸甚疏入輔臣贊拜惡其侵  
已請治公妄言罪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  
預汝等耶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復上言朝政積習  
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

憂勤撤懸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功要乞  
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庶可轉  
咎徵爲休徵疏入贊拜傳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  
所陳無據下部議降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贊拜

敗 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并授輔臣欺罔罪公  
再疏請舉經筵設起居注官會 聖祖欲巡幸邊外

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命並  
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不憚改  
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  
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 命講大學

中庸首節

聖祖首肯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爲內

閣設翰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二月擧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爲講官知經筵事項之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闈疏遂命公日進講宏德殿每詰旦進講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蓋公自初應詔上書即力言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言會聖祖日益勤學旣開經筵益盡心于堯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張朱四子之書咨諭討論達於政事仁決而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聖祖每論侍學

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朝十一年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直時有詔撤三藩聖祖舉以問之對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綏定而已今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衆移置窮荒不毛之墟倉卒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懲怨衆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他又安能爲未幾三桂反明年耿精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公疏辭不許旣受

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並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躁  
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方纂

太祖

太宗聖訓孝經行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並充總裁

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疎防官員一疏內閣誤票  
三法司核擬旣檢舉大學士索額圖初擬票稿不得謂  
公有改寫情弊請察議免歸家于江寧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  
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  
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九年邊人  
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

貞節堂袁氏鈔

及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 命往江南鞫河督王新命  
侵帑事論罪如律冬移吏部尚書會河督靳輔請豁近  
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  
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充  
會試正考官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  
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爲摺遠大將軍統  
西路兵前行及戰大捷噶爾丹尋走死三十六年復充  
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  
進言海內乂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  
化豫積貯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宴見輒陳四

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

四十二年復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三年春公年十

乞休 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

江寧陞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巡幸所

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惟上留意 聖祖頷之

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江寧

賜御用冠服會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

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其

居也恭其動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

不爲飾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由程朱之塗而上沂乎  
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  
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  
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

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三人

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 聖祖追念

公學行 召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 詔六十

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 聖祖命俟年長

錄用且憫其家貧 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

買屋京城以居餘交江寧織造生息歲廩其家逾年志

歿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公之薨也碑誌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畧並考集中諸疏及論學書爲之狀俟史官采錄焉愚齋文集熊志契所書事畧

貞節堂袁氏鈔

故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徐公事狀

公諱元文字公肅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良遷於崑山再傳爲刑部主事中以論壽寧侯廷杖謫湖州推官又三傳爲太僕寺少卿應聘以文章風義重於時子永美孫開法兩世皆太學生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開法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顧夫人夢神人授以玉尺而生公少端重有大志年十四補諸生益沈潛嗜學爲文章出入經史與吳中諸名士爲社曰慎交以繼東林復社時論歸之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十六年賜進士第一世祖召見乾清門選啓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

賚冠帶服物除翰林院修撰累召見賜馬賜饌每奏進文字輒稱旨十八年世祖宴駕公號慟若私喪比公除悲不止歲逢忌日齋居慘戚終其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妄指公逋稅謫鑾儀衛經歷閱四年事白復前官聞太公病乞假歸及丹陽而赴至與兩兄日居喪次酌捐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疾卒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兩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却其金卒不往見康熙八年起補國史院修撰進秘書院侍讀其年秋爲陝西主考官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上疏言自古人材盛衰視

學校興替古先哲王於胄子外妙簡賢俊俾入辟雍周制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學自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遴選以故人材輩出或以經術顯或以理學名或以氣節著非其時人獨賢也取之精而養之厚有以致然也自故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途開閭巷小夫皆得隸名胄監蘭父錯雜程課不行士風之弊實由於此我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諸生之在太學自官蔭外止有輸納一途其以歲貢致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頹莫之人甚非所以育英才而廣厲學官之路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及十一年曾經

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並優者咨送至監今宜遵此例  
於府州縣各學或間歲或三五歲舉品端學優年齒少  
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磨砥礪勉之成材優其  
進用之路更宜遵 世祖皇帝舊制每科直省鄉試  
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橋門之內多士濟  
濟將必有經明行修者出於其中所裨於國家之用  
者非尠矣得旨下部議著爲令由是四方名俊畢集  
館下公遂疏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並請永停輸納一途  
言其不可者有四謂興賢育材莫重流品入貢充補冗  
濫已甚名實既混秀頑不分其不可一也官生貢生期

貞節堂袁氏鈔

滿考職必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貢則不計年限恣  
到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期少亦半歲而准貢期止三  
月遇正途則絀遇雜途則優其不可二也流品既清氣  
習亦異程課難行士風益薄其不可三也歷年以來吏  
部考職需次佐貳者不下數千補授無期濫膺品服選  
途既滯國體實傷其不可四也章下所司不能用公  
位學四年端士習文正體勤講肄條教甚具以滿州官  
學生卿大夫所自出而得官甚艱請疏通選法以作士  
氣平居督課尤嚴官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焉十三年  
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

明年四月改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官起居  
注五月命教習庶吉士先是熊文端公在講筵累稱  
說孔孟程朱之道贊聖德以爲制心制事之本及  
是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亡得失之所以詔公  
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時熊公已去位公與桐城張  
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目擇其事之繫主德  
裨治理者摘錄條件旁採先儒議論而以意斷之  
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爲裁定舉  
其綱要相當務之急旁推交通而一以仁義爲本及歲  
終彙呈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爲諄諄其責難陳善多

貞節堂袁氏鈔

此類也十五年冬丁顧太夫人憂歸十八年春召監  
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因請購遺書徵遺獻薦故  
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江  
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有詔召清等宗  
義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詔並付史館尋補  
內閣學士吏部題補給事中聖祖欲分省均用科  
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均何乃止九卿會推江西按  
察使有舉興泉道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  
官無善狀科道官連名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  
中李宗孔不肯署名遂并劾之下部議仙根宗孔降五

級調用朝奏草職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

推本欲盡衆人之論何嫌異同而處分若此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容有不列名之人脣持之漸何可長也

聖祖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

者謂有罪而寬之也臣謂諸臣實無罪但降旨云不必處分可矣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言於閣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裨屢故情事者鮮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誰能禁之入以告

聖祖寢其奏

十九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賜御書再充經筵

講官時滇逆將平諸賊黨多率衆歸附耗餉不訾公請

量行散遣分道安撫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虛政在粵東者五曰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擾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四曰勲莊曰圈田曰礦廠曰冗兵疏上俱下所司議行初以御史劉安國請下令察隱占田畝責成州縣分別叙錄有司利其然多虛增畝稅耗累平民公言如此則名爲加糧實耗糧戶請飭督撫各自檢舉如有護前隱匿者加等治罪下部議行又言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渝戚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者應予處分而小事詐誤宜從寬免至於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准加銜

增秩而督催捐助察逃墾荒諸政蹟但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又如藩臬貪汚督撫不問者宜以徇庇罪之時部例捐納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罷之已復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欲使賢者勸而不肖者懼若捐銀可免具題是多金者與稱職同科也臣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曹以現任之官營輸入之計何所不至所宜急停止者也至歲貢本屬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遂得並捐歲貢冒濫正途臣謂正途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

貞節堂袁氏錄

官者仍須保舉方可與正途一體升轉所宜急更正者也竊意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權宜願於收復滇南之日即賜明詔概止不行使天下曉然於我皇上澄叙官方之至意滇南平羣臣多稱頌功德公獨言聖人作易於泰豐既濟諸卦垂戒尤切願皇上日功咨儆之心以成無疆之治勿狃目前之淺圖務培國家之元氣因條其目以上公在臺特是非基力事關八旗同僚多咋舌公引繩披根無所避時方重窩逃之令杭州將軍馬哈達請旗奴亡者得自勾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擾民也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京師姦人多掠

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衆公請自今賣買必由地方正印官驗問給印契爲憑否者坐之八旗家人以自沈及經死報刑部者歲至千人公請飭部定議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死三人者酌定處分下部議多從公請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州縣官公不可滿大臣爲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予當別爲一議耳滿大臣不得已卒從公議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方謀入贍復官亦以公言而止議罷侍郎項景襄留揖公曰微公正途無入仕望矣二十二年大計請令藩臬得面陳章奏上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令提鎮次

貞節堂袁氏鈔

第入覲以肅朝綱嚴閫寄俱報可又請聽滿漢文武內外官遭父母喪一體離任守制并聽外官聞訃者即日奔喪母得候代治事先後疏劾福建總督姚啟聖巡鹽御史堪泰浙江副都統高國相候補御史蕭鳴鳳姚上疏引罪高交部察審兩御史者俱罷斥其年冬湖北按察使缺廷推副使王核胡悉寧聖祖謂其皆山東人疑推者有私問之或言公所推也遂降三級用明年二月詔留史局專修明史其年秋公子樹聲與兄子樹屏俱中順天鄉試九卿磨勘當黜並請送法司質訊詔除二人名餘弗問二十五年考選科道掌中書

科者托鵠以舍人王緝植咨送吏部緝植娶於公外兄  
所生女也幼嘗育於公子是左都御史董訥以爲公婿  
劾公實陰主之下部議革職 詔鑄四級畱史局如改  
二十七年七月復左都御史上疏請禁科道官勿得交  
關督撫並結納諸大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  
停臺灣官販嚴海防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王貪贖狀  
事多施行前御史李時謙表充美以抗直稱罷廢久至  
是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尚書甫旬日改  
戶部故事銷算錢穀悉委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  
公與滿尚書鄂爾多銳意釐剔勾稽出納一不假吏手

貞節堂袁氏鈔

胥手時江南福建布政司庫缺銀四五十萬公請  
督撫歲一盤查禁有司勿得私派部費旋奉 命清理  
刑獄公語滿大臣減死諸囚發黑龍江者多不得存活  
宜復舊例仍發內地滿大臣以爲請從之二十八年五  
月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院事尋充政  
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畧一統志總裁官明年春直隸饑  
議賑公所薦御史李時謙條奏失旨公自引咎降二  
級留任三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官公與兄原一俱好  
士延攬獎借如不及累散千金赴人之急然原一性豪  
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爲臺<sup>臣</sup>所劾而公介然謹禮

法慎擇人門庭肅然有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嘗客公所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罪出重寶求減死公能一援手乎公默然良久忽變色曰咄汝非好人遠去毋汚我遂攜沈生沈生窘夜投原一以情告原一曰諾在我而已已而總兵得減死公既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而僉都御史郭琇之劾明珠也原一實陰風之明珠既罷相其黨徧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于是兩江總督傅拉塔劾公子樹聲樹本與原一子樹敏樹屏俱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時原一既自刑部尚書免官歸公亦上疏求罷遂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關吏大索獨圖

貞節堂袁氏鈔

書數千卷及光祿饌金三百而已公自領史局積勞氣逆上及歸數發三十年秋七月卒於家年五十八公所著有含經堂集若干卷明史稿未成嘗疏請準宋史益衛二正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載於附傳其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報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含經堂集有懷

例云含經堂集有懷